#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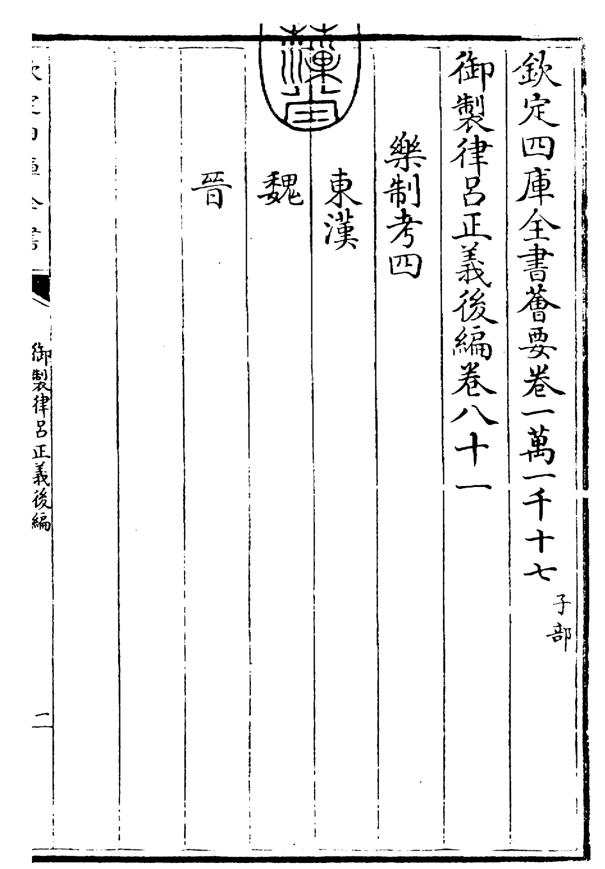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一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十七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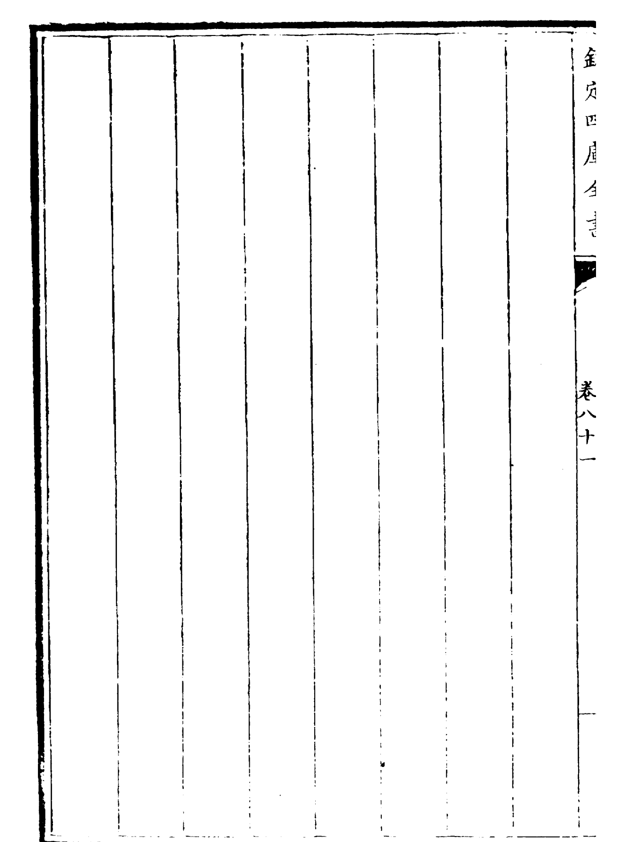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一

樂制考四

東漢

魏

晉



東漢

光武帝建武十三年郊祀用樂

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

按光武登封太山北郊祀后土用樂皆如南郊

明帝永平三年十月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尚書琁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自是樂凡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用之二曰周頌雅樂辟廱饗射六宗社稷用之三曰黄門鼓吹樂天子宴樂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樂軍中用之又采百官詩頌以為登歌後帝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撰録以成樂志大予樂令掌伎樂凡國祭祀

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

八年定世祖廟樂大武之舞

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名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為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

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遐裔奉貢宇内治平登封告成脩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

章帝即位議顯宗廟樂作武德之舞

太尉趙熹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平王

蒼上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曰盛德之舞今皆袷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作武德之舞從之

建初五年始行十二月迎氣樂

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太蔟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二月迎氣樂立春之日

迎春於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黄靈於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和帝即位議肅宗廟樂共進武德之舞

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可

順帝陽嘉二年行禮辟雍奏樂

帝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黄鐘樂器隨月律諸行出入皆鳴鐘作樂其有災眚有它故若求雨止雨皆不鳴鐘不作樂

獻帝建安八年迎冬北郊備舞

自董卓亂後絶無金石之樂樂章云鈌不復可知至是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舞後曹操平荆州獲杜夔夔常為雅樂郎操使創定雅樂夔善鐘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又有散騎郎鄧

靜尹商善調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逺考載籍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始設軒懸鐘磬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時柴玉左延年之徒妙善鄭聲被寵唯夔好古存正

後漢書律歷志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筭數之事生矣記稱大撓作甲子隷首作數二者既

立以比日表以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歷其别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歷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歷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鐘律者考其意義羲和劉歆典領條奏前史班固取以為志而元帝時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

韋玄成字少翁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黄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吕而十二律畢矣中吕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黄鐘為宫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吕為羽應鐘為變

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也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之律九

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故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黄鐘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黄鐘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葢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黄鐘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其相生也

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鐘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鐘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蔟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

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下生林鐘黄鐘為宮太蔟商林鐘徵

一日律九寸

準九尺

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

下生謙待色育為宮未知商謙待徵

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强

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

執始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下生去滅執始為宮時息商去滅徵

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強

準八尺八寸萬五千五百一十六

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

下生安度丙盛為宮屈齊商安度徵

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

準八尺七寸萬一千六百七十九

分動十七萬八十九

下生歸嘉分動為宮隨期商歸嘉徵

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強

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

質末十六萬七千八百

下生否與質末為宮形晉商否與徵

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強

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下生夷則大呂為宮夾鐘商夷則徵

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

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

下生解形分否為宮開時商解形徵

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

準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

淩陰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

下生去南凌陰為宫族嘉商去南徴

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

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

下生分積少出為宫爭南商分積徴

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强

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

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下生南吕太簇為宫姑洗商南吕徵

一日律八寸

準八尺

未知十五萬七千一百三十四

下生白吕未知為宫南授商白吕徵

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强

準七尺九寸萬六千三百八十三

時息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下生結躬時息為宮變虞商結躬徵

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强

準七尺八寸萬八千一百六十六

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

下生歸期屈齊為宮路時商歸期徵

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

準七尺七寸萬六千九百三十九

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

下生未卯隨期為宮形始商未卯徵

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强

準七尺六寸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形晉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

下生夷汗形晉為宮依行商夷汗徵

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

準七尺五寸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夾鐘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下生無射夾鐘為宫中呂商無射徵

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四寸萬八千一十八

開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

下生閉掩閉時為宫南中商閉掩徵

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

準七尺三寸萬七千八百四十一

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

下生鄰齊族嘉為宮内負商鄰齊徵

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强

準七尺二寸萬七千九百五十四

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

下生期保爭南為宮物應商期保徵

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强

準七尺一寸萬八千三百二十七

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下生應鐘姑洗爲宫㽔賓商應鐘徵

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强

凖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

下生分烏南授爲宫南事商分烏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强

凖七尺萬八千九百三十

變虞十三萬八千八十四

下生遲内變虞為宮㦤變商遲内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强

準七尺三千三十

路時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

下生未育路時為宮離宮商未育徵

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强

準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

形始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

下生遲時形始為宫制時商遲時徵

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

準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

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

上生色育依行為宫謙待商色育徵

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强

準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

中吕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上生執始中呂為宮去滅商執始徵

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

準六尺六寸萬一千六百四十二

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

上生丙盛南中為宮安度商丙盛徵

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準六尺五寸萬三千六百八十五

內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

上生分動内爻為宫歸嘉商分動徵

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强

準六尺四寸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

上生質末物應為宫否與商質末徵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强

準六尺三寸萬八千四百七十一

蕤賔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上生大呂㽔賓為宮夷則商大呂徵

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强

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

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為宮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

準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十一

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

上生分否盛變為宮解形商分否徵
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强
準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
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
上生淩陰離宮為宮去南商淩陰徵
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强
準六尺一寸萬二百二十七
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

上生少出制時為宮分積商少出徵

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

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

林鐘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上生太簇林鐘為宮南吕商太簇徵

一日律六寸

準六尺

譓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

上生未知謙待為宮白呂商未知徵

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

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十三

去滅十一萬六千五百八

上生時息去滅為宮結躬商時息徵

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

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

上生屈齊安度為宮歸期商屈齊徵

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

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

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上生隨期歸嘉為宮未卯商隨期徵

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強

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

上生形晉否與為宮夷汙商形晉徵

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强

準五尺六寸萬六千四百二十二

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上生夾鍾夷則為宮無射商夾鍾徵

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

上生開時解形為宮閉掩商開時徵

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强

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

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上生族嘉去南為宮鄰齊商族嘉徵

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强

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

上生爭南分積為宫期保商爭南徵

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强

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

南吕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上生姑洗南吕為宫應鐘商姑洗徵

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强

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

白吕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

上生南授白呂為宮分烏商南授徵

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強

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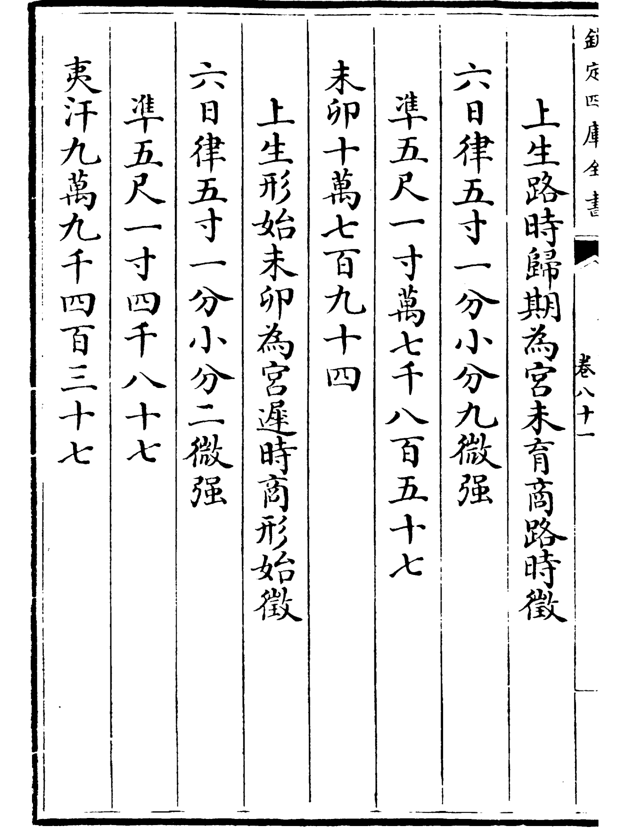
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上生變虡結躬為宮遲內商變虡徵

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強

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四

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




上生路時歸期為宫未育商路時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强

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

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

上生形始未卯為宫遲時商形始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强

準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七

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

上生依行夷汗為宮色育商依行徵

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强

準五尺萬二百二十

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上生中呂無射為宮執始商中呂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强

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

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

上生南中閉掩為宮丙盛商南中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

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

上生内負鄰齊為宮分動商内負徵

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强

準四尺八寸萬一千九百六十六

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

上生物應期保爲宫賔末商物應徵

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强

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

應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上生蕤賔應鐘爲宫大吕商蕤賔徵

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强

凖四尺七寸八千十九

分烏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

上生南事分烏窮次無徵不為宫
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强
準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
遲内九萬二千五十六
上生盛變遲内為宫分否商盛變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
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未育九萬八百一十七

上生離宮未育為宮淩陰商離宮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强

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

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

上生制時遲時為宮少出商制時徵

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强

準四尺五寸萬二百一十五

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

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黄鍾相得按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聲音精微綜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别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托父學以聾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

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為能傳崇學耳太史丞宏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弦候部莫知復見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

陰陽分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鐘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

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歷

按自黄帝製律唐虞三代因之嗣是管子國語樂記吕氏春秋淮南子言樂者詳矣而史記律書生鐘分生鐘術之法班固又因之從未有易其法者

至京房乃作準以代之盖以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代之以準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此其所以作也顧古人已定之法雖有好奇善變者不能出其範圍也其所謂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静動者數三静者數二云者乃參天兩地六耦承奇之道萬古律法之所同出也所謂黄鍾律吕之首而生十二律即律書所謂根本也其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即生鍾術

黄鐘之實也其謂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者即生鐘術之寸法也其謂黄鐘為宫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吕為羽應鐘為變宫蕤賓為變徵即律數三分損益相生之法也其謂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又謂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云者即生鐘術上生四其實三其法下生倍其實三其法之謂也其謂陽氣之初以為律法者即生鐘分始於

子一分之謂也其變為六十律者即以十二律而增四十八律于其間也其以六十律分朞之日且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者即律書以十二律貫乎八風十母十二子二十八舍而終始之之謂也其相生之有宫商徵而不及羽角者則偶舉以為例耳非偏而不備也至其法之於律為寸於準則為尺者盖律之為地促準之為地寛故以寸為尺即以分為寸以小分為分究之非有二法也其謂

不盈者十之為分又不盈者更十之為小分者律以九為寸故寸分小分之法皆異準以十分為寸故寸分小分之法皆同凖所異者但十其法耳若九其實而仍以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之法除之則與律之分寸合矣是皆凖之無可議者也若其可議者則亦不一而足矣古律之用九寸者以其簡而能該校量易確也今凖用九尺則太長且廣矣長則運掉不靈廣則校定不密京氏之意以為寛

且廣者可以盡明布其數也夫不能以約治繁而徒欲以繁治繁繁之數其有窮極乎如其法勢不至億萬其尺不止矣區區九尺其能盡天下之數乎且十二律之為清宫濁宫清商濁商之類者但以律吕隂陽分之無不皦然明白也今凖之律至於六十則其為隂為陽為清為濁者混淆而不可理微茫而不可辨按之凖若明而可徵比之音則渾而難别其可以為審音定律之則乎夫律之用

在管準之用在弦弦以緩急為清濁又以燥濕為緩急其能如管之一成而不變乎縱曰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而按畫以求之然求諸弦之勞而迂孰若求諸管之逸而捷乎且以弦代管而遂混管于弦管其可與弦同論乎況古人之十二律至參差實至整齊置一而十一三之以其三遞增者確乎有定也今準加六十律于十二律中其相距之律有五律者有四律者有三律者何其參差而

絶不整齊也毋乃以意為損益而示異於昔人乎至其以六十律分朞之日也析而按其十二月則有三十日者有三十一日者是殆欲十二其三十日以當三百有六旬又六其一日以當有六日矣然獨不聞有氣盈朔虛之義乎抑欲舉虛者而盈之乎又将使司憲明時者有大盡而無小盡乎況六十律之相距有八日者有七日者有六日者有五日者至黄鐘之距色育太簇之距未知姑洗之

距南授蕤賓之距南事林鐘之距譙待南呂之距
白呂應鐘之距分烏則祇此一日耳夫十二律之
相差惟九寸至四寸五分盡矣曾有如一日之去
八日者乎遠近之不倫何至此極也凡此皆準之
未為不易者大抵準之為術不過求變乎古人以
新一時之耳目其實終受制于古人而拾其羮飯
者也揚雄之作太玄也以四畫為首蔡九峯之演
洪範也以綱一函三為用司馬光之作潛虛也以

五十五行爲通邵雍之作經世也以四象爲數此皆求異于昔聖人之書也要其歸曾有出于易道之範圍者乎無一之能出其範圍者則後之作者不亦可以已乎京房之凖亦若是而已矣其曰黄鐘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十二字當作十一字至于命八能爲緹室以候氣之説則别詳辨于問答中茲不具論

魏

文帝黄初元年改樂舞

帝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始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舜頌舞正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則前代之舊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

明帝太和元年詔議廟樂

詔曰凡音樂以舞為主自黄帝雲門以下至于周大

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皆曰大樂所以總
領百物不可以一物為名樂官自知故為大樂大樂
漢書舊名後漢依讖改為大予樂官至是復舊于是
公卿奏今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武神武
也武又迹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迹所起也高祖文皇
帝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
下由之皆興也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為
斌臣等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今有事于天地宗廟

此則三舞宜並以薦享及臨朝大享並宜舞之臣等思惟三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代同功以至崇平也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歌本漢時歌名今詩非往歌之文則宜變改安世樂猶同房中之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焉宜改安世之名為正始之樂襲又省安世歌詩有后妃之義方今享先祖恐失禮意可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王肅議高皇至高祖文昭廟皆宜

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

按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釣竿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戰陣之事魏明帝亦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已功德代漢之意焉

晉

武帝泰始九年新律呂成頒下太常
晉初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但改樂章而使傅元為詞又令荀勗張華夏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諸樂歌詞勗以魏杜夔所製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頒下太常使大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勗遂典知樂事啟朝士解音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作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

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元又作先農先蠶歌詩

咸寧元年定祖宗樂舞改歌曲

帝追尊宣帝為高祖景帝為世宗文帝為太祖廟樂同用正德大豫之舞帝自受禪命傅玄改漢鼓吹鐃歌還為二十曲述功德代魏鼓角用横吹曲

按文獻通考云周禮以鼖鼓鼓軍事相傳蚩尤氏帥魑魅與黄帝戰于涿鹿帝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多思於是减為

半鳴而尤更悲焉胡角者以應笳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是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黄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黄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而已

明帝大寧三年正廟樂

懷帝永嘉之末伶官樂器皆没于劉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為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為異遭離喪亂舊曲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咏之以歌詞陳之以舞列宫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以來依于此禮自造新聲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于今難以意言于

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舉食之樂猶有未備至是年帝詔阮孚等損益之

成帝咸和六年復置大樂官

樂官久廢帝復置之以戴綬為令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

按晉自荀勗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鐘磬未竟勗卒惠帝詔其子藩復定金石以施于郊廟逮永

嘉之亂遺聲舊制莫有紀者元帝中興明成紹緒重以王蘇遘禍不暇修舉咸康之時庾亮為荆州與謝尚共思修復禮樂未行亮卒自後庾翼桓温等惟事軍旅樂器在庫多至朽壊適燕慕容雋平冉閔中原兵戈紛亂鄴下樂人頗有南來者謝尚時鎮壽陽因之採拾樂人以備大樂并製石磬雅樂頗具及王猛平燕慕容氏所得前趙樂器又入苻秦至孝武太元中晉師北伐破苻堅獲其樂工

楊勗等閑習舊樂于是四廂金石始備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終未嘗設樂畁于西

晉

晉書律歴志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神道廣大妙本於陰陽形器精微義先於律呂聖人覩四時之變刻玉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侈弇無方竹體圓虛修短利制是以神

簪作律用寫鐘聲乃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又叶時日於晷度效地氣於灰管故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飛灰飛律通吹而命之則天地之中聲也故可以範圍百度化成萬品則虞書所謂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也中聲節以成文德音章而和備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道性情移風俗叶言志於詠歌鑒盛衰於治亂故君子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盖由兹道○泰始十年中

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一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咏講習依此律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勗

等奏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享神佑賢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叙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宫此經傳紀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製舊不依律是為作笛無法而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咏從之為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憲於

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
二律造笛象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
必合律呂況乎宴享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
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形古者以求厥衷合乎經禮於
制為詳若可施用請更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
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
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
付御府毀奏可○勗又問和作笛為可依十二律作

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為樂否和諧大樂東廟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今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知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輙應一律也案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為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竒不得長五尺餘輙令大樂郎劉秀鄧昊等依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

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筝宋同吹笛以為雜引相和諸曲乃辭曰自和祖父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种整朱夏與和同○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為七和為能盡名其宮商角徵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為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案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較其諸

孔調與不調也按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
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懸作樂之時諸
音皆受鐘磬之均即為悉應律也至於享宴殿堂之
上無廂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為
正是為笛猶鐘磬宜必合於律呂如和所對直以意
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無以檢
正惟取竹之鳴者為無法制趣部郎劉秀鄧昊王黯
魏郘等與笛工絫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

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按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鐘歌大呂乃奏太簇歌應鐘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為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三尺

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應黃鐘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鐘則歌奏之義若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為雅○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周禮國語載六律同禮記又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劉歆班固撰律歷志亦紀十二律惟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絶蔡邕雖紀其言亦曰今無能為者依按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無施於樂

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宫之法制十二笛
象紀注圖側如别省圖不如視笛之孔故復重作𧹞
賓伏孔笛具制云○黄鐘之笛正聲應黄鐘下徵應
林鐘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竒正聲調法黄鐘為
宫應鐘為變宫南吕為羽林鐘為徵𧹞賓為變徵姑
洗為角太蔟為商正聲調法黄鐘為宫宫生徵黄鐘
生林鐘徵生商林鐘生太蔟商生羽太蔟生南吕也
羽生角南吕生姑洗也角生變宫姑洗生應鐘也變

宮生變徵應鐘生蕤賔也下徵調法林鐘為宮南呂為商應鐘為角黄鐘為變徵太蔟為徵姑洗為羽蕤賔為變宮清角之調以姑洗為宮蕤賔為商林鐘為角南呂為變徵應鐘為徵黄鐘為羽太蔟為變宮○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短者四之宮中實容長者十六三宮二十一變也伏孔四所以便用事也○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釐有奇○太蔟之笛正聲應太蔟下徵應南呂

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有竒○夾鐘之笛正聲應夾鐘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有竒○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鐘長二尺二寸三分三釐有竒○蕤賔之笛正聲應蕤賔下徵應大吕長三尺九寸九分五釐有竒○林鐘之笛正聲應林鐘下簇應太簇長三尺七寸九分七釐有竒○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鐘長三尺六寸有竒○南吕之笛正聲應南吕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二寸七分有竒○無射

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三寸有奇○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應甤賓長三尺九寸九分六氂有奇○淮南京房鄭玄諸儒言律歷皆上下相生至甤賓又重上生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夷則上生夾鍾長七寸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無射上生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此三呂於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及分皆倍焉餘則並同斯則泠

州鳩所謂六間之道揚沈伏黜散越假之為用者也
變通相半隨事之宜贊助之法也凡聲音之體務在
和韻益則加倍損則減半其於本音恒為無爽然則
言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
於甤賓重上生者適會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
相生之正也○揚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
情質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故天子常以冬
夏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候鐘律權土灰效陰陽

○起度之正漢志言之詳矣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校大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吕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闇同於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鐘吹律命之皆應勗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

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彊西京望臬微弱其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朂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荀朂造新鐘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其精密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聲高則悲非興國之音亡國之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會咸病卒武帝以朂律與周

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勗尺四分時人服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史臣按勗於千載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冥聲韻又契可謂切密信而有徵也而時人寡識據無聞之一尺忽周漢之兩器雷同臧否何其謬哉世説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已所治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又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玉律

度以為尺相傳謂之漢官尺以校荀勗尺勗尺短四
分漢官始平兩尺長短度同又杜夔所用調律尺比
勗新尺得一尺四分七釐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
云王莽時劉歆斛尺弱於今尺四分五釐比魏尺其
斛深九寸五分五釐即荀勗所謂今尺長四分半是
也元帝後江東所用尺比荀勗尺一尺六分二釐趙
劉曜光初四年鑄渾儀八年鑄土圭其尺比荀勗尺
一尺五分荀勗新尺惟以調音律至於人間未甚流

布故江左及劉曜儀表並與魏尺畧相依準○周禮
栗氏為量鬴深尺内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臀
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
黄鐘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
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兹器維則春秋左氏傳曰齊
舊四量豆區鬴鍾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鬴四
豆為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為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
鍾六十四斗也鄭玄以為鬴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

米法少二斗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以算術考之古
斛之積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圓其外減
傍一釐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抄二忽有
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
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合
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麤為率使價
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以米斛為正則同於漢志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

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王莽銅斛於今尺為深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以徽術計之於今斛為容九斗七升四合有竒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古有黍絫錘錙鐶鈞鋝溢之因歷代叅差漢志言衡權名理甚備自後變更其詳未聞元康中裴頠以為醫方人命之急而稱兩不

與古同為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權衡不見省趙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咸議是王莽時物

按晉志言律歷者有荀勗有列和有劉秀鄧昊王豔魏邵劉恭要之列和所造每見屈於勗而劉秀等又惟勗所使令焉則勗固擅晉世之制作者也今考其所作其所奉以為凖者勗校定之新尺也

其依十二旋宫以命律吕者曷所造之十二律笛也其自正聲應黄鐘下徵應林鐘至正聲應應鐘下徵應蕤賓者則上下次第之笛孔也其因角體而長者八之短者四之實容長者十六之宫有三變有二十一伏孔有四則十二笛之笛體也其自姑洗玉律至建武銅尺則曷所以校尺之器即所以造笛之本也神契之妙至於上應汲冢之律下諧牛鐸之音豈不巧且密哉然吾竊謂其以律為

笛即命笛為律者尚有可議焉夫律無孔而笛則有孔者也晉志曰黄帝命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黄鐘之宫次制十二筩寫鳳之鳴以比黄鐘之宫以定律呂初不聞其有孔也又曰黄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夫一黄帝之制作也既云取竹為黄鐘之宫又云作律以玉為管既云制十二竹筩以比黄鐘之宫又云以玉為管長尺六孔則晉志之自相支離也志又曰漢文學於舜祠下

得白玉琯又晉盜發魏王冢得玉律亦不聞其有孔也又曰王莽時以銅為之亦不聞其有孔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鄭康成注自黃鐘長九寸至應鐘長四寸云云又不聞其有孔也典同曰掌六律六同之和又曰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鄭注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亦不聞其有孔也國語伶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亦不聞其有

孔也至於笛則周禮笙師注云五孔竹篴許慎説文應劭風俗通俱云七孔馬融笛賦曰笛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則笛之有孔也詳矣笛之有孔者詳則律之不言孔者其無孔不待辨矣最欲列和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和既有所不能矣最又命劉秀等作大吕笛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夫孔能應律謂之制笛之善則得矣而遂以此命律可乎且考之古制黄鐘

之律九寸至應鐘之律四寸未有過九寸者今㲃之笛黄鐘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竒應鐘長三尺九寸九分六釐有竒夫長至三尺九寸九分有餘即以之為笛且苦運掉之難叶人氣之難周矣况欲以之為律乎夫律之為用也先王以正五音以定四時以節六氣以和八風以審政治以效罪機非徒為一器一音一鼓一吹之用也笛則依律為孔以孔應律苟有合於成數則長短可以增損

不拘於成法也苟神明於古制則起伏可以變通不嫌於師心也然亦適成其為一器之用而已朂乃移十二律以命十二笛是以通天地貫萬事之本而為一技一藝之末器也是以一指起伏一孔開閉之物而為彌綸樞紐之大用也是將謂簫管塤箎凡與律相叶應者即皆可命之為律也可乎哉夫律天定者也一定者也若夫笛則有待於人之吹則高下抑揚之間焉得無變乎至其制笛之

法及注家解說之是非則已詳見笛考兹不贅載

又晉志論律呂相生曰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重上生者吹候之用於蕤賓重上生者適會為用之數故言律者用焉非相生之正也是說也非深知相生之法者先儒已詳辨之載律呂正義上編中亦不復贅

又按律呂之道始於黄帝著於周禮散見於左傳國語演於管子樂記詳於呂氏春秋淮南子集於

史記前後漢書其大指雖同然其詞由畧而詳由正而變如自黄帝制律而後周禮言六律六同而左傳國語則有七音五降及七律七列之義管子樂記言五音而吕氏春秋淮南子則有變宫變徵及上生下生之用史記言生鐘分生鐘術而前後漢書又有三統一統及六十律之法此皆昔人層見疊出日引月開前人簡言之而不失之畧後人備言之而不失之煩故考樂制者雖上下其議而

於經史之正文無所去取焉防古制之或漏也過此自晉志而後𢪔牽者徒掇拾成書以襲其舊夸張者又獨逞私智以炫其新舊者旣爲昔人所已言新者又爲正雅所不道此則不容轉相沿飾者也故自晉志已下删其所襲存其所創删其可疑存其可信其有相傳旣久及震驚耳目者則雖存之仍爲辨其黑白摘其異同凡以衛先王大雅之遺音而亦留質於後之君子也云爾

又按度量權衡雖别有考而史氏本文有難以割裂者仍連類及之後仿此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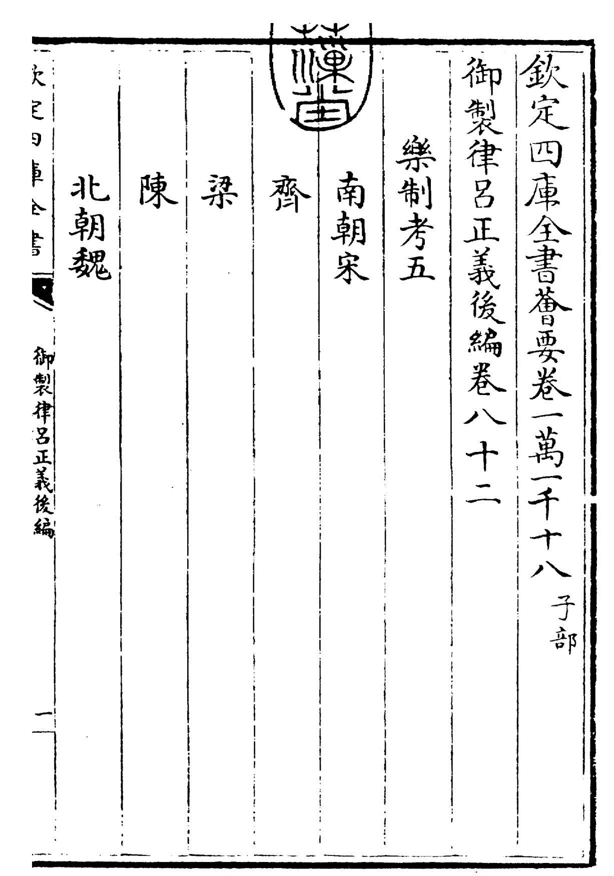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沈保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二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十八 子部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二

樂制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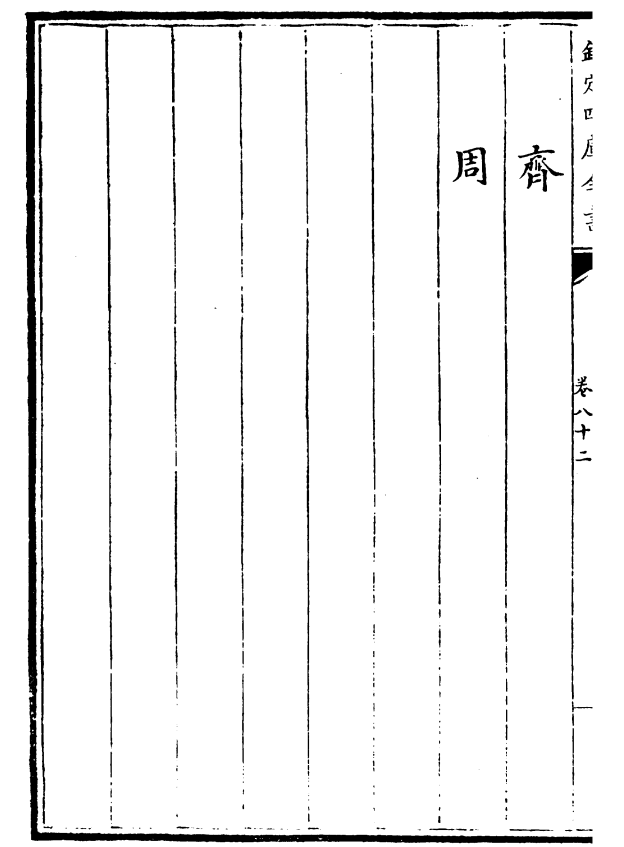
南朝宋

齊

梁

陳

北朝魏





齊

周

南朝宋

武帝永初元年定廟祀樂

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乃晉樂也太常鄭鮮之等各撰立新歌黄門侍郎王韶之所撰歌辭七首並合施用詔可有司又奏依舊正旦設樂改大樂諸歌辭詩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試日近宜逆誦習輙申攝施行詔可又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後舞

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始備郊廟之樂

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歳南郊始設登歌帝初命大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治書令史奚縱又改之十八年有司奏二郊宜奏登歌更議宗廟舞事江夏王義恭等立議同未及列奏值軍興事寢及是詔御史中丞顔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

孝武帝孝建元年議郊廟樂舞

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郊廟宜設備樂帝使

內外博議竟陵王誕等並同萬秋議建平王宏議以凱容為韶舞宣烈為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為名皇太后奏永樂永至等樂仍舊皇帝祠南郊及廟迎神送神並奏肆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南郊初登壇及廟門中詣東壁奏登歌其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詔可又使謝莊造郊廟舞樂明堂諸樂歌辭

二年郊廟初設備樂

有司又奏郊廟舞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並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建平王宏重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會及二廟齊祠登歌依舊並於殿庭設作廟祠依新儀注登歌人上殿絃管住下今元會登歌人亦上殿歌絃管住下詔可

按前書元嘉中始備郊廟之樂矣於是而書初設者以前者雖備猶未設也謹仿朱子綱目書初之義

順帝昇明二年定音樂

先元徽中大樂雅鄭共千餘人後宮雜伎不在其數尚書令王僧虔奏朝廷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處非雅體令之清商實由銅爵中庸和雅莫近於斯而情變聽移亡者將半民間競造新聲煩淫無極宜命有司悉加補綴從之

宋書律志道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而九故黃鐘之數六分而為雌雄十二鐘鐘以三成故置一而三

之凡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黄鐘之實故黄鐘位子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賔蕤賔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七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

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中呂中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極不生鍾律不能復相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不比於正音故為和（姑洗三月應鍾十月不與正音比效為和和從聲也）應鍾生蕤賓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繆（繆音相干也周律故有繆和為武王伐紂七音也）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月律應二十四時甲子中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人

為度量輕重皆生乎天道黄鍾之律長九寸物以三生三三九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之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長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形即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尺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為制秋分而禾穖定穖禾穗芒也定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穖而當一粟十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為丈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

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而倍之故二十四銖而當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一斤三月而一時三十日一月故三十斤而為一鈞四時而一歲故四鈞而一石其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揚子雲曰聲生於日謂甲己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

羽戊癸為宮律生於辰謂子為黃鐘丑為大吕之屬聲以情質質正也各以其行本情為正也律以和聲當以律管鐘均和其清濁之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協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夫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律權土灰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鐘通土灰輕而衡卬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

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令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戸閉塗釁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布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吹去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取宏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為灰

| 舊律度 | 新律度 | 舊律分 | 新律分 新律小分十三十六 |
|---|---|---|---|
| 黄鐘九寸 | 九寸 | 十七萬七千一 | 十七萬七千一 |

| | | | |
|---|---|---|---|
| | | 百四十七 | 百四十七 |
| 林鐘六寸 | 六寸一釐 | 十一萬八千九 | 十一萬八千二百 |
| | | 十八 | 九十六二十五 |
| 太簇八寸 | 八寸二釐 | 十五萬七千四 | 十五萬七千八 |
| | | 百六十四 | 百六十一十四 |
| 南吕五寸二分 | 五寸三分六釐 | 十萬四千九百 | 十萬五千五百 |
| 三釐少强 | 少强 | 七十六 | 七十二三 |
| 姑洗七寸一分 | 七寸一分五釐 | 十三萬九千九 | 十四萬七百六 |

| | | | |
|---|---|---|---|
| 一釐彊 | 少彊 | 百六十八 | 十二三十八 |
| 應鐘四寸七分 | 四寸七分九釐 | 九萬三千三百 | 九萬四千三百 |
| | 彊 | 一十二 | 五十七 |
| 蕤賓六寸三分 | 六寸三分八釐 | 十二萬四千四 | 十二萬五千六 |
| 二釐彊 | 少彊 | 三十六 | 八六 |
| 大呂八寸四分 | 八寸四分九釐 | 十六萬五千八 | 十六萬七千二百 |
| 二釐大彊 | 大彊 | 百八十八 | 七十八三十一 |
| 夷則五寸六分 | 五寸七分弱 | 十一萬五百九 | 十一萬二千一 |

| | | | |
|---|---|---|---|
| 一釐大強 | | 十二 | 百八十一二十 |
| 夾鐘七寸四分 | 七寸五分八釐 | 十四萬七千四 | 十四萬九千二 |
| 九釐少強 | | 百五十六 | 百四十四九 |
| 無射四寸九分 | 五寸九釐半 | 九萬八千三百 | 十萬二百九十 |
| 九釐半強 | | 四 | 三十四 |
| 中呂六寸六分 | 六寸七分七釐 | 十三萬一千七 | 十三萬三千二百 |
| 六釐弱 | | 十二 | 五十七二十五 |
| 黃鐘八寸八分 | 九寸 | 十七萬四千七 | 十七萬七千一 |

| 八釐 弱 | |
| --- | --- |
| | |
| 百六十二 | 三分之二分二千四百八十四三分之一 |
| 百四十七 | |

論曰律呂相生皆三分而損益之先儒推十二律從子至亥每三之凡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三約之是為上生故漢志云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無射既上生中呂則中呂又當上生黄鐘然後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今上生不及黄鐘實二千三百八十四九約實一千九百六十八為

一分此則不周九寸之律一分有竒豈得還為宫乎凡三分益一為上生三分損一為下生此其大畧猶周天斗分四分之一耳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微有所增方引而伸之中吕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至於南事為六十律竟復不合彌益其踈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吕本源徒訓角為觸徵為祉陽氣施種於黄鍾如斯之屬空煩其文而為辭費又推九六欲符劉歆三統之數假託非類以飾其説皆孟堅之妄矣

宋書律志所載笛制黄鍾之笛正聲應黄鍾下徴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有竒周語曰黄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以主聲調法以黄鍾為宫則姑洗為角翕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為黄鍾之笛也其宫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調法黄鍾為宫第一孔應鍾為變宫第二孔南呂為羽第三孔林鍾為徴第四孔蕤賓為變徴第五附孔姑洗為角笛體中聲太簇為商笛後出孔也商聲濁於角當在角下而角聲以在體中故上其商孔令在宫上清於宫也然則宫商正也餘聲皆倍也是故從宫以下孔轉下轉濁也此章說笛孔上下大律之名也下章說律呂相生笛之制也正聲調法黄鍾為宫作黄鍾之笛將求宫

孔以姑洗及黄鍾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為孔則得宮聲也宮生徵黄鍾生林鍾也以林鍾之律從宮孔下度之盡律作孔則得徵聲也徵生商林鍾生太簇也以太簇律從徵孔上度之盡律以為孔則得商聲也商生羽太簇生南呂也以南呂律度從角孔下度之盡律為孔則得羽聲也羽生角南呂生姑洗也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而為孔則得角聲也然則出於商孔之上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從羽孔下行度之盡律而為孔亦得角聲出於附商孔之下則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復倍其均是以角聲在笛體中古之制也音家舊法雖一倍再倍但令均同適足為倡和之聲無害於曲均故也周語曰匏竹利制議宜謂便於事用從宜者也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鍾也

上句所謂當為角孔而出商下者墨點識之以應律也從此點下行度之為孔則得變宮之聲也

變宮生變徵應鐘生蕤賓也

以蕤賓律從變宮下度之盡律為孔則得變徵之聲

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宮為主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使事用例皆一者也

下徵調法林鐘為宮

第四孔也本正聲黃鐘之徵徵清當在宮上用笛之宜倍令濁下故曰下徵下徵更為宮者記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者然則正聲調清下徵調濁也

南呂為商

第三孔本正聲黃鐘之羽令為下徵之商

應鐘為角

第二孔也本正聲黃鐘之變宮令為下徵之角也

黃鐘為變徵

下徵之調林鐘為宮大呂當變徵而黃鐘笛本無大呂之聲故假用黃鐘以為變徵也假用之法當變徵之聲則俱發黃鐘及太簇應鐘三孔黃鐘應濁而太簇清大呂律在二律之間俱發三孔

而徵磑礎之則得大呂變徵之聲矣諸笛下徵調求變徵之法皆如此　太簇為徵笛後出孔本正聲之商今為下徵之徵　姑洗為羽笛體中翁聲也本正聲之角今為下徵之羽也　蕤賓為變宮附孔是也本正聲之變徵也今為下徵之變宮也然則正聲之調孔轉下轉濁下徵之調孔轉上轉清也　清角之調以姑洗為宮即是笛體中翁聲也以正聲為角於下徵為羽清角之調乃以為宮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唯得為宛詩謠俗之曲不合雅奏也　蕤賓為商正也　林鐘為角非正也　南呂為變徵非正也　應鐘為徵正也　黃鐘為羽非正也　太簇為變宮非正也清角之調唯宮商及徵與律相應餘四聲非正者皆濁一律哨吹令清徵而用之其例一也　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

八之蕤賓林鐘也短者四之其餘十笛皆四角也空中實容長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長短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聲均法度之齊等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齊必不得已取其聲均合三宮一曰正聲二曰小徵三曰清角二十一變也宮有七聲錯綜用之故二十一變也諸笛例皆一也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一曰正角出於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變宮近於宮孔倍令下者也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則於琴徵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以應進退上下之法所以協聲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隱而不見故曰伏孔

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

分三釐有奇周語曰元間大呂助宣物也

太簇之笛正聲應太簇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釐有奇周語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

夾鐘之笛正聲應夾鐘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周語曰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

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鐘長二尺二寸三分三釐有奇周語曰三間中呂宣中氣也

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

分五釐有竒周語曰蕤賔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變宮近孔故倍半令下便扵用也林鍾亦如之

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簇長三尺七寸九分七釐有竒周語曰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

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鍾長三尺六寸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州平民無貳也變宮之法亦如蕤賔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七分周語曰五間南呂賛陽秀也

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周語

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應鐘之笛正聲應應鐘下徵應蕤賔長三尺九寸九分六釐有奇周語曰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荀勗以魏杜夔所制律吕檢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乖錯始知後漢至魏尺度漸長於古四分有餘夔依為律吕故致失韻及部佐著作郎劉恭依周禮更積黍起度以鑄新律既成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比之不差毫釐又漢世故鐘以律命之不叩而自應初勗行道逢趙

郡商人縣鐸于牛其聲甚韻至是搜得此鐸以調律吕焉晉武帝以朂律與周漢器合乃施用之散騎侍郎阮咸譏其聲高非興國之音咸亡後掘地得古銅尺果長朂尺四分時人咸服其妙

元康中裴頠以為醫方民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為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權衡不見省

黄鐘箱笛晉時三尺八寸元嘉元年太樂令鍾宗之减為三尺七寸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减五分為

三尺六寸五分列和云東箱長笛四尺二寸也太簇箱笛晉時三尺七寸宗之減為三尺三寸七分縱又減一寸一分為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晉時三尺五寸宗之減為二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為二尺九寸二分蕤賓箱笛晉時二尺九寸宗之減為二尺六寸縱又減二分為二尺五寸八分

按史記有書前漢有志後漢有司馬續漢志惟三國無志晉書尚未修成沈約樂志二卷凡載魏晉

樂制頗詳惟是吳蜀並稱三國樂制何無一傳豈兵戈擾攘禮樂日有不暇給耶抑史官佚其文耶何承天云世咸謂吳朝無雅樂案孫皓迎父喪明陵惟云倡伎日夜不息則無金石登歌可知矣承天又曰或云今之神絃孫氏以為宗廟登歌也史臣案陸機孫權誄肆夏在廟雲翹承機不容虛設此言又韋昭孫休世上鼓吹鐃歌十二曲表曰當付樂官善歌者習歌然則吳朝非無樂官善歌者

乃能以歌辭被絲管寧容止以神絃為廟樂而已乎附誌於後以補三國樂制焉

齊

高帝建元二年定郊廟樂歌

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採用叅議太廟登歌宜用太尉褚淵餘悉用黄門郎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删顔延之謝莊辭以為新曲備改樂名

武帝永明四年籍田奏樂
詔驍騎將軍江淹造籍田歌二章
明帝建武二年雩祭明堂用樂
詔謝脁造辭
梁
武帝天監元年定正雅樂
沈約奏令尋討經史百家凡樂事無大小皆别纂録
撰為樂書以定大梁之樂時對樂七十八家咸言樂

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素善鐘律遂自定樂立為

四器名之為通

五代音樂志武帝樂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

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元英通應鐘絃

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黄鐘絃用

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

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簇絃用二百四十

絲長八尺夾鐘絃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

姑洗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强三曰朱明通中吕絃用一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𦍒賔絃用一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强林鐘絃用一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一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吕絃用一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大强無射絃用一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强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為十二笛黄鐘笛長三

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鐘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賔笛長二尺八寸林鐘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較古鐘玉律并周代古鐘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

案梁武帝史稱知樂作四通以定絃音制十二笛

以與絲聲相應歷代稱為巧製顧其法不傳尺亦無考若以今尺驗之九尺之絃三尺八寸之管人手不及安能用耶

帝又曰元嘉四年四廂金石大備今檢樂府止有黃鐘姑洗甤賔太簇四格六律不具何謂四廂備樂之文其義焉在於是除去衡鐘設十二鎛鐘各依辰位而應其律每一鎛鐘則設編鐘磬各一簴合三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元正大會備用之乃定郊禋宗廟

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為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為大觀舞取易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於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撤食之雅焉衆官出入宋元嶶三年儀注奏肅咸樂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俊雅取禮記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皇帝

出入宋孝建二年秋奏永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
為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
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胤也王
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也
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
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撤饌奏
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撤也並三朝用之牲出
入宋元嘉二年奏引牲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滌

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宋元嘉元年
奏嘉薦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牷雅取春秋左氏
傳牲牷肥腯也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
宋元嘉三年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誠雅
取尚書至誠感神也皇帝飲福酒宋元嘉三年奏嘉
祚至齊不改梁初改為永祚至是改為獻雅取禮記
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
北郊明堂太廟同用就燎位宋元嶶二年奏昭遠齊

及梁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年奏肆幽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其辭並沈約所製

舊三朝設樂有登歌以其頌祖宗之功烈非君臣之所獻也於是去之三朝第一奏相和五引第二衆官入奏俊雅第三皇帝入閤奏皇雅第四皇太子發西中華門奏胤雅第五皇帝進王公發足第六王公降殿同奏寅雅第七皇帝入入儲變服第八皇帝變服

出儲同奏皇雅第九公卿上壽酒奏介雅第十太子入預會奏肴雅十一皇帝食舉奏需雅十二撤食奏雍雅十三設大壯武舞十四設大觀文舞十五設雅歌五曲十六設俳伎十七設鼙鼓十八設鐸舞十九設拂舞二十設巾舞并白紵二十一設舞盤伎二十二設舞輪伎二十三設刺長追花幢伎二十四設受猾伎二十五設車輪折脰伎二十六設長蹻伎二十七設須彌山黄山三峽等伎二十八設跳鈴伎二十

九設跳劍伎三十設擲倒伎三十一設擲倒案伎三十二設青絲幢伎三十三設一繖花幢伎三十四設雷幢伎三十五設金輪幢伎三十六設白獸幢伎三十七設擲蹻伎三十八設獼猴伎三十九設啄木幢伎四十設五案幢咒願伎四十一設辟邪伎四十二設青紫鹿伎四十三設白武伎作訖將白鹿來迎下四十四設寺子導安息孔雀鳳凰文鹿胡舞登連上雲樂歌舞伎四十五設緣高絙伎四十六設變黃龍

弄龜伎四十七皇太子起奏胤雅四十八衆官出奏俊雅四十九皇帝興奏皇雅自宋齊以來三朝有鳳凰銜書伎至是下詔罷之

天監四年掌賓禮賀瑒請議皇太子元會出入所奏帝命别制養德之樂瑒謂宜名元雅迎送二傅亦同用之取禮一人元良萬國以貞之義明山賓嚴植之及徐勉等以為周有九夏梁有十二雅此並則天數為一代之曲令加一雅便成十三瑒又疑東宮所奏

舞帝下其議瑒以為天子為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
覲其舞知其德况皇儲養德春宫式瞻攸屬謂宜備
大壯大觀二舞以宣文武之德帝從之於是改皇太
子樂為貞元奏二舞
天監七年將有事太廟詔曰禮云齋日不樂今親奉
始出宫振作鼓吹外可詳議八座丞郎叅議請輿駕
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宫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
按梁樂制在五代志中載於隋書音樂志今附記

於梁後以便稽考陳北齊北周倣此

陳

武帝永定元年求齊宋樂

詔求宋齊故樂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宋武用元嶽舊式宗祀朝饗俱同惟北郊之禮頗有增益宋送神奏肆夏齊改奏昭夏帝遂依之

文帝天嘉元年定圜丘明堂及宗廟樂

從都官尚書到仲舉之奏也

宣帝大建元年定三朝樂

帝採梁故事奏相和五引各隨王月祠用宋曲宴准

梁樂

五年定南北郊及明堂用樂儀注

尚書左丞劉平儀曹郎張崖所定儀注改天嘉中所

用齊樂盡以韶為名

六年定元會用樂儀注

侍中尚書徐陵儀曹郎沈罕所奏朝儀始肅宮懸始

備

五代音樂志齊北郊皇帝入壝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祚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隸幽帝還便殿奏休成衆官並出奏肅成此元徽所闕永明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孝建奏肆夏永明改奏昭夏陳依齊代時並用梁樂唯改七言舞詞

圜丘明堂宗廟樂衆官入出皆奏肅成牲出入奏相和五引牲薦毛血奏嘉薦迎送神奏昭夏皇帝入壇

奏引至皇帝升殿奏登歌皇帝初獻及太尉亞獻光祿勲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飲福酒奏嘉胙就燎位奏昭遠還便殿奏休成

南北郊樂以韶為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舉麾太樂令跪賛云奏懋韶之樂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潔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執竿楯曲終復綴出就懸東繼舞九序工執羽籥獻爵於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嘉韶就燎位

奏報韶

元會儀注先會一日大樂展宮懸髙絙五案於殿庭

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黄門侍郎指麾於殿上掌固

應之舉於階下奏康韶之樂詔延王公讌登奏燮韶

奉珪璧訖初引下殿奏亦如之帝興入便殿奏穆韶

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舉酒奏綏韶進膳奏侑韶帝

御茶果太常丞跪請進舞七德繼之九序鼓吹雜伎

取晉宋之舊微更附益

按陳樂制之載於五代志其大畧如此至黄鸝留
玉樹後庭花等曲乃後主宴遊所作無庸編入樂
制中也

北朝魏

道武帝天興元年修樂
帝定中山獲其樂懸未遑創改因時而用之代歷分
崩頗有遺失是年詔尚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吕協音
樂

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定樂章

自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平涼州得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悦般國鼓舞設於樂署文成帝獻文帝無所改作古音樂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帝垂心雅古務正音聲詔凡非雅者除之

十五年置樂官

司樂上言曲章有闕求集中秘羣官議定其事并訪

吏民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修廣器數甄立名器以諧八音詔可雖經衆議卒無洞曉音律者樂部不能立其事彌有殘缺然方樂之制及四裔歌舞稍增列於太樂金石羽毛之飾為壯麗於往時矣

十六年命高閭定樂

中書監高閭奏陳樂典頗體音律帝令與太常詳採古今以定正雅閭歷年考度值遷都洛陽未及施行閭舉給事中公孫崇共考音律

宣武帝永平二年詔太常卿劉芳造樂器

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黍為寸太常卿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為寸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樂器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詰其所以云依經文聲則不協請更令芳依禮造成從其善者詔從之時揚州人張陽子義陽人桓鳳凰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明陳成等頗解音律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磬管絃登歌聲調芳皆令教習參取是非

孝明帝熙平二年停造樂器

御史中丞元匡與劉芳競論鐘律上言其事太師咸

陽王雍等奏停之

神龜二年陳仲儒奏律準法不行

江南陳仲儒歸國頗閑樂事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

音有司及尚書蕭寶寅等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

作事遂寢

武帝永熙二年更樂舞名嘉成

正光中詔侍中安豐王延明與其門生信都芳博採古今樂事芳選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准圖二十餘事而注之普泰初詔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理金石至是瑩上議曰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自滅學以後禮樂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今請改韶舞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詔曰以成為號良無間然然六代之舞皆以大為名可準古為大成也其舞依舊為文武

西魏

文帝大統五年制禮樂

魏自孝武帝西遷以來禮樂散逸大丞相宇文泰命僕射周惠達郎中唐瑾損益舊章樂音至是稍備

魏書樂志氣質初分聲形立矣聖者因天然之有為入用之物緣喜怒之心設哀樂之器蕢桴葦籥其來自久伏羲絃琴農皇制瑟軒轅定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莖五英大章韶夏濩武之屬聖人所以移風

易俗也三代之衰邪音間起則有靡靡之樂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樂器皆為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苻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並入中山自始祖内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為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以初撥亂未遑創改

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之舞

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制宗

廟皇帝入廟門奏皇夏太祝迎神於廟門奏迎神曲

猶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

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陛步以

為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

神曲又舊禮孟秋祀天西郊兆內壇西備列金石樂

具皇帝入兆内行禮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於
宗廟用樂畧與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於南郊圜
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夏至祭地祇
於北郊方澤樂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享羣
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
方殊俗之曲四時享會亦用焉掖庭中歌真人代歌
上叙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
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六

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造五兵角觝麒麟鳳凰仙人長虵白象白虎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絙百尺長趫緣橦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享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鐘鼓之節公孫崇言故中書監高閭究論古樂依據六經參諸國志錯綜陰陽以制聲律鐘石管絃畧以完具八音聲韻事别粗舉值遷邑嵩灋未獲周密五權五量竟不果就自爾迄今率多褫落金

石虡懸宫商未會伏惟陛下至聖承天纂戎鴻烈以金石未協詔臣緝理謹即廣捜秬黍選其中形又採梁山之竹更裁律吕制磬造鐘依律並就但權量差謬其來久矣頃蒙付并州民王顯進所獻古銅權稽之古範考以今制鐘律凖度與權參合昔造猶新始㣲若舊異世相符如合規矩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鳴之屬六十餘韻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興置皇始舞復有吴夷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

内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廟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竊惟周之文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别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邁隆周功超鴻漢頌聲廟樂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衛軍將軍尚書右僕射臣高肇器度巖雅神賞入微淹讚大猷聲光海内宜委之監就以成皇代典謨之美世宗令太常卿劉芳亦與主之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等奏言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

常卿劉芳及朝之儒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同問其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恊以情增減殊無準據竊惟樂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贊祖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刋之制宜憲章先聖詳依經史且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臣等叅議請使臣芳準依周禮更造樂器事訖之後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可芳上尚書言詞樂諧音本非所曉且國之大事不可决於數人今更請

集朝彥衆辨是非明取典據資决元凱然後營制肇及尚書邢巒等奏許詔可於是芳主修營芳上言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沿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美德詔芳與侍中崔光郭祚黄門遊肇孫惠蔚等四人參定舞名并鼓吹諸曲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問狀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

之律後雖有存曉之者尠至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
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
云能曉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授琴文甞覽司馬彪
所撰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昞然而張光等不能
定仲儒不量庸昧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
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權歷出自黄鐘雖造
管察氣經史備有但氣有盈虛黍有鉅細差之毫釐
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原諒

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宫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宫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

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黄鐘作樂器隨月律是為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為宫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宫商宜濁徵羽用清若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宫清濁悉定非惟未練五調調氣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鐘為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黄鐘為宫太簇為商林鐘為徵則宫徵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鐘為宫大呂為商𧱏賔為徵則徵濁而宫

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為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中吕為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吕為宮則十二律内全無所取何者中吕為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吕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吕猶用林鐘為商黄鐘為徵何由可諧仲儒以調和樂器文飾五音非凖不妙若如嚴崇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為難若依案見尺作凖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

畧舊志惟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黄鐘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黄鐘相得案畫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辨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為致令攬者望風拱手又案房準九尺之内為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為於準一寸之内亦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内乘為二十分又為小分以辨强弱中間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

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準常尺分之内則相生之韻巳自應合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黄鐘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豫張使臨時不動即於中絃案畫一周之聲度著

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琴調以宮為主清調以商為主平調以宮為主五調各以一聲為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上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畧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仲儒尋準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親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準既未識其器又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

延壽不東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茍有一毫所得皆闕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為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才非一足正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夤奏言金石律呂制度調均中古以來尠或通曉仲儒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已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成勑用舊之㫖輙持已心輕欲制作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

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太常卿祖瑩表曰臣聞高祖孝文皇帝命故中書監高閭草創古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修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論駮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内難孔殷外敵滋甚永安之季樂庫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勅

營造樂器責問太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六格北廂黃鐘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尚存又有姑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撿其聲韻復是夷則於今尚在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考古深有明證乾龜之辨恐是歷歲稍遠伶官失職芳久殂歿遺文銷毀無可遵訪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同

用一徵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七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徵言已絶漢魏以來未能作者案春秋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黄鐘之均黄鐘為宫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吕為羽應鐘為變宫蕤賓為變徵一懸十九鐘十二懸二

百二十八鐘八十四律即如此義乃可尋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鐘磬編懸之二八十六枚漢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獻呈漢以為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至正始中徐州薛成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大樂所用鐘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繆襲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韶武武德武始大均可

以備四代之樂奏黄鐘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㽔賔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圜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記鳧氏為鐘鼓之分磬氏為磬倨闕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宫之

義以律呂為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四廂宮懸鐘磬各十六懸垍簴箏筑聲韻區别葢理三稔於兹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允矚雖未極萬古之徽蹤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風章明功德案今後宮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覽先誥大為紕繆古禮天子宮懸諸侯

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資豈同於大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盡力於溝洫惡衣服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失禮之差遠於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廵狩封禪還祀泰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明其無減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瑩等奏求造十二懸六懸裁訖

續復營造尋蒙旨判令六懸旣用臣等思鐘磬各四鉦鎛相從十六格宮懸已定令請更營二懸通前為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陽若圜丘方澤上辛四時五郊社稷諸祀雖時日相礙用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量當時未定請即刋校以為長準周存六代之樂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遙緬隨時亡鈌漢世惟有虞韶周

武魏為武始咸熙晉無改造易名正德令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準稱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中衣絳合幅袴袜黑韋鞮文舞執羽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於廟廷武舞武弁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練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袜黑韋鞮文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副袴服同上其魏晉相因承用不改古之

神室方各别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於義得通自中頻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沒太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内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月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曲猶得擊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道契元機業隆寶祚樂舞之名乞垂旨判詔其樂名付尚書博議以聞集羣官議之瑩復議

曰夫樂所以乘靈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郊天祀地之道雖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昧皇魏景命惟新書軌自同請以韶武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縣神來燕娭宗廟所設宫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宫陰極體同至尊理無減降宜皆用宫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庶得以光贊鴻功敷揚大業録尚書事長孫稚已下六十人同

議申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成為號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為名今可準古為大成也凡音樂以舞為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為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

初侍中崔光臨淮王彧並為郊廟歌詞而迄不施用樂人傳習舊曲加以訛失了無章句後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鍾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

之将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輙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上之九龍所録或雅或鄭至於謡俗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謬舛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矣

初髙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荊楚四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圜丘方澤

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冬至社稷馬射藉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焉

按北朝元魏傳位凡十有二君歷年凡一百四十有九考其年代直與南朝宋齊梁陳相埒其主如道武文成獻文孝文諸君類皆聰察明斷之主在北朝為小康之治固宜其百餘年間復古作樂以鳴豫也乃迄今考之正史則無一音一器之可傳者何哉葢其取之也雜其校之也疎其陳之也以

浮文其議之也多聚訟雜則不正踈則不詳浮文則不能設誠以致行聚訟則不能主一以定制由拓跋開疆至東西分裂之日談樂者紛紛矣稽其所事惟是列宮懸而兼奏燕越秦吳五方殊俗之音耳否則掖庭真人歌一百五十章之樂舞耳否則撰合大曲為鐘鼓之節耳否則平涼而得其伶人器服耳否則通西域而以悦般國樂設於樂署耳又否則收江南所傳之中原舊曲及江南吳歌

荆楚西聲之清聲曲耳史稱自宣武以後始愛異域之聲洎於遷都屈次琵琶五絃箜篌胡鼓銅鈸鏗鏘鏜𨯾洞心駭目歌響全似吟哭聽者無不悽愴初聲頗閑緩度曲轉急躁故昔人謂此等曲出自西域是以感其聲者莫不奢淫躁競舉止輕飈或踊或擲乍動乍息蹻脚彈指撼頭弄目情發於中不能自止非惟人情感動衣服亦隨之以變長衫戇帽濶帶小鞾自號驚緊爭入時代妙𢡃危者

勢不久安此兆之先見何以能立形貌如此心亦隨之豈惟哀細獨表哀微操絃執籥雖出瞽史易俗移風實在時政故其修雜伎備百戲增四夷歌舞者無論已即王顯進所參用之古銅權崔光郭祚等所參定之舞名及鼓吹諸曲張陽子陳孝孫等七人所解之音律其能悉叶乎樂府鹿鳴之屬六十餘韻皇始五行等之七舞魏晉所遺之四廂宮懸無論已即鄧淵所定之迎神神祚諸曲祖瑩

所定之崇德章烈諸舞崔九龍所定之七聲七調以合七律者其能中節乎公孫崇之考音律也李崇之定權衡也張乾龜之造六格也祖瑩之造八懸也無論已即劉芳之樂器準乎周禮陳仲儒之律準出於京房王延明之樂說圖凡二十餘事其能信令而傳後乎高允陳乎王業既以符瑞為詞高閭粗有成書又以遷洛而止然則其破赫連昌而云得古雅樂破統萬而又云得古雅樂者殆雅

其所雅非先王之所謂雅也夫禮失而求諸野安在古樂不散於荒裔苐謂其樂有五十曲則誣矣天下有古雅樂而繁音縟節至五十曲者哉吾讀魏史而為廢書三歎矣以彼君臣紛紛審音制器稽古訪令而終魏之一百四十餘年終於奏淫哇聽靡曼而相習不知其非至東西魏及北齊北周則草創掇拾日不暇給與南朝宋齊梁陳之率畧亦適相等彼祖珽信都芳輩之議論營作非不巧

且慧也其能與於廣大易良之正樂也哉

齊

武成帝河清三年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

神武霸跡肇創遷都於鄴咸遵魏典文宣初禪尚未改舊章尚樂典御祖珽上書曰魏氏樂操土風道武帝破慕容寶獲晉樂器不知採用天興初吏部郎鄧淵奏上廟樂創制宮懸而鐘管不備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

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吕光得西域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永熙中録尚書長孫承業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古今兼採鐘律大備今之制作請以為准珽因採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宫懸之器仍雜西凉之曲樂名廣成而舞不立號及帝時始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

五代音樂志齊郊廟三朝之樂羣臣入出奏肆夏牲

入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亞獻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為覆燾之舞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飲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享奏昭德之樂為昭烈之舞裸地奏登歌其四時祭廟及禘祫六代五代高祖曾祖祖諸神室並奏始興之樂為恢祚之舞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為宣政之舞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為光大之舞孝昭皇帝神室

奏文明之樂為休徳之舞其出入之儀同四郊之禮其時郊廟宴饗之樂皆魏代故西凉伎即是晉初舊聲魏太武平凉所得也秦漢二代是魏晉相承之樂其吳聲者是江南宋齊之伎鼓吹朱鷺等二十曲皆改古名以敘功德古又有黄雀釣竿二曲畧而不用並議定其名被於鼓吹諸州鎮戍各給鼓吹樂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為差諸王為州皆給鼓吹赤鼓赤角皇子則増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皆給青鼓青

角中州刺史以下及諸鎮戍皆給黑鼓黑角樂器皆
有衣並同鼓色
按五代志所載高齊一代樂制如此撮其大要存
之至於雜樂有西涼鼙舞清樂龜茲等名吹笛彈
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後至於河清傳
習尤為獨盛者也
周
武帝天和元年造山雲舞

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及平荆州獲梁人樂器

以屬有司閔帝受禪居位日淺明帝踐阼雖革魏氏

之弊而未臻雅正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

雩壇太廟禘祫俱用六舞

建德二年六代樂成

帝奏於崇信殿羣臣咸得觀之於是正定雅音為郊

廟樂創造鐘律頗得其宜

五代音樂志郊廟祀五帝日月星辰用黄帝樂歌大

呂舞雲門祭九州社稷水旱雩禜用唐堯樂舞大咸

祀四望饗諸侯用虞舜樂歌南呂舞大韶祀四類幸

辟雍用夏禹樂歌函鐘舞大夏祭山川用殷湯樂歌

小呂舞大濩享宗廟用周武王樂歌夾鐘舞大武皇

帝出入奏皇夏賔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薦國

容出入奏納夏有功臣出入奏章夏皇后進羞奏深

夏宗室會聚奏族夏上酒宴樂奏陔夏諸侯相見奏

鷔夏皇帝大射歌騶虞諸侯歌貍首大夫歌采蘋士

歌采蘩

按周文帝所定之樂制如此雖著其文竟末之行

六舞南郊則大夏降神大濩獻熟次作大武正德山雲之舞北郊則大濩降神大夏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雩壇以大武降神正德獻熟次作大夏大濩武德山雲之舞太廟禘祫則大武降神山雲獻神次作正德大夏大濩武德之舞時享太廟以山雲降神大夏獻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濩降神

正德獻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

濩獻熟神州夕月藉田以正德降神大濩獻熟

六代樂宮懸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奏皇夏皇

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驁夏五等諸侯元日

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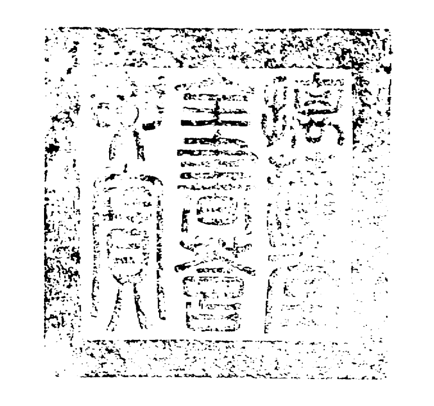
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

武德山雲之舞更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案每元正大

會列於懸間與正樂合奏

按五代志所載宇文周一代樂制如此撮其大要存之至武帝聘皇后於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採用其聲而宣帝改前代鼓吹朱鷺等曲製為十五曲述受魏禪及戰攻之事是皆北周之樂制可考者耳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八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沈　俣